

戴上草帽看麦浪

□鲍安顺

麦子黄了的日子，麦浪汹涌之中，戴草帽的农人来到麦田，小心翼翼地将麦穗揉碎在掌心，然后将新鲜的麦粒放在嘴里咀嚼起来，丝丝清甜在嘴里洋溢成熟麦子的馨香，幸福感在舌尖上荡漾，沉积味蕾的欣喜与自豪，翻卷起农人世代不变的心灵涛声——千年守望的生存方式，在农耕文明的惬意感中根深蒂固，弥漫朴素人性的生存光环。

在麦浪里穿梭，最勤快的要算麻雀了，一阵阵一群群呼啦啦飞来。它们为了活着，毫无顾忌地偷食农人一年艰辛的劳作成果；记忆里戴上草帽的庄稼汉，手中长长的竹竿是最好的武器，伴着驱赶的吆喝声在空中划出

响亮的呼啸声；更多的时候，守在麦田里戴上草帽的稻草人，沉默醒目地立在那里，头上金黄色的草帽与麦浪相映成趣，那草帽上随风飞舞的红丝带，像歌舞的旋律呼啦啦飘扬起来。

三伏天，燥热的田野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熟透的麦粒脱穗的声音在天空下让人揪心。农人们戴上草帽，挥动镰刀，他们在开镰前举目四望金黄的麦浪，然后蹲下身来钻进密不透风的麦浪里。烈日恣意泛滥，在一片一片割倒的麦浪里，挥汗如雨的农人，让人想起汗滴禾下土的生命诗意；在粒粒皆辛苦的思考中，寻找辉煌麦浪中波涛连天的原野浩歌。

万籁俱寂的夜晚，麦浪变得沉静

汹涌了，它在月光下安详了许多，如一片深入心灵的轻歌曼舞，更像隐约于原野上无边风情中的遥远天籁，在洒落的星月下如梦如幻，在目光的田野上心魂摇荡。麦浪里，不断传来嚯嚯的声响，那是农人借着月色收割麦子的镰声潮涌。在晚上彻夜收麦，避开了酷暑炎热，也避开了戴上草帽的沉闷与困乏。

麦浪消失了，也就是农人披星戴月地将收割的麦子全都拉到了晒场上的时候。丰收的慰藉让他们长长地舒一口气，可是他们的双腿已经困乏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脸庞像非洲黑人一样让人揪心。我突然感觉他们半蹲着割麦子的身影，年复一年地呈现出

虔诚的劳作姿态，在月光下的麦浪里多么像孤苦勤奋的灯盏；万粒归仓，他们骨瘦如柴的身体像散架了一般。我无数次看见他们，戴上草帽，四顾麦浪，无奈中抬头看天，深思中低头伸手抚摸清风中的麦穗。他们的爱在静寂的月光下弥散开来。他们的梦在狗吠声中多么像一幅优美的风景油画。

我也曾经戴上草帽去看麦浪，麦浪在地平线上一望无际，在盛夏骄阳下的田野上汹涌起来，在风中，在眺望的目光里，金黄色起伏的热情一直翻涌到天边。麦浪汹涌的时光，金灿灿的田野上那饱满的麦穗像一朵朵金子闪耀在风中，在庄稼汉喜上眉梢的微笑里，如同一个个幸福的精灵，让他们看到丰收的喜悦悬挂在阳光下，触手可及，呈现出生命里年复一年的希望景象。麦浪是农人收割前的庄严梦幻，在瓜熟蒂落的眺望中，欣慰之情如沐阳光，期待的眼神瞭望辉煌田野上的金色风景。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避风塘

避暑何方去 池塘深处香
暂离烦事远 天地亦书房



荷塘居

藏身池塘深处 岂止纳享清凉
不仅荷香管饱 还有青莲口粮



开学

凌晨补写作业
因为马上开学
童年那些惨事
今天一想就乐



换衣衫

时入九月天
夜雨施薄寒
开襟换长袖
依旧布衣欢



远远 看着你

(外一首)

□谢飞鹏

不想靠你太近
就这样远远看着你
看你披着秀发立在窗前
看你捧着鲜花簇拥鼻底
看你浴着朝阳走上大道
看你踏着夕辉缓缓归来

就这样远远看着你
看着你的背影忽隐忽现
看着你的身姿飘来飘去
看着你越走越远
最后消失成一点

总这样远远看着你
你的容颜渐渐模糊
忽而又是那么的清晰
感谢岁月的距离
无论多远多久
留给我的
总是最美的你

仿佛
仿佛圣殿里梵铃袅袅传来
你披着一袭白纱
从莲池里沐浴而出
水汽蒸腾
纱薄如烟
我仿佛看到
隔着水烟你对秋波流转

仿佛你踏着莲花冉冉飞升
拈花的微笑里一切无需言语
铮铮的木鱼敲着我酣甜的梦
仿佛
我是转世的灵童
与你执手相偎在莲台

到郊外看庄稼

□周铁钧

时临三伏，驱车去郊外。临行前对人说：“去看看年景。”“年景”是庄稼的长势，老农都这样说。

记得十七八岁时，伏暑闷热，待夜半凉爽，约上同学李小柱去郊外，听庄稼拔节。半人多高的玉米、高粱地传出清脆的“咔，咔”声，秸秆瞬时拔出一节。

如今，屋里、车里都有空调，不必刻意躲避暑热，只是城区年年外拓，郊外越来越远。车停路边，迈下来张望，两侧庄稼墨油油地绿，齐刷刷，像尺子量过，偶尔吹来一阵懒散的风，叶子“哗啦、哗啦”摇摆一阵，蛙鼓吟便静了。

偶遇老农，上前搭讪：“今年定是大丰收！”他听这奉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旱涝、中耕……意思是说：“只有这样，今年才能大丰收！”我并不全懂，却仍不住地点头，笑得很内行。

老农终于收住话，扛着镐头走了，我迈下路基步入庄稼丛中，即刻被热浪围拢，不一会儿，全身很快湿透，“享受”了一次“庄稼桑拿”。

挨着玉米地是棉田，棉秧半人多高，已开始孕蕾，它们绽蕊很有章法，总是从下向上有序开放，最先开的朵瓣掩在枝叶下，并不显露，待依次开上来，洁白、浅黄、粉红的花朵方尽收视野，远远望去，色彩缤纷。有个朋友，微信直播开花的棉田，围观人超过同一时间直播的中国足球比赛。

路旁的麦田已泛黄，齐胸深的麦地竖着一个个稻草人，头戴破草帽，身挑的旧布衫还留着农人的汗渍，“他”平伸“双臂”，应是一种迎接的姿势，但麻雀不懂，只是远远的、怯生生地望着。

季节年复一年在大地孕育，庄稼是生命的轮回，虽极为普遍普通，却是家国大计，人不可缺的至高至重。

十几年前，李小柱放着乡政府秘书不干，停薪留职承包了500多亩土地，种高粱玉米，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玉米刚灌足浆就劈下来，论穗卖给烧烤店。秋后，高粱红了，像一片火，磨成米却白生生的，煮成饭粘糯筋道，城里人驱车来买，排队，人限50斤。

那些年，每临盛夏我都去找李小柱，看他种的庄稼。一次，乡长出面作陪，他也是种田出身，望着满目油绿，说：“只有种好庄稼，才能干好事情。”李小柱听到乡长夸奖，满脸得意。没几年，李小柱当了乡长，他身上，还总散发着庄稼味儿……

又来郊外，登高远眺，绿雾缭绕中似又见李小柱的影子，他站在茂盛丛中，抹一把额角的汗珠，专注地听“咔、咔”的拔节声……“拔”字很高大、宏伟，把天上人间的升华、进取都融了进去，待秋光临照，每一棵庄稼都挺拔成熟，我们的心也开始饱满……

劳动者周末 文苑

责任编辑
版式设计
吉李媛
谭雅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